

专题：种族主义与身份政治

## 现代种族主义探析：一种基于欧洲社会历史的思考

刘泓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的欧洲现代种族主义，是指从某种信念出发，无视人类生物和文化特性，将人类按照宿命论方式进行分类的理念与实践。希望通过对欧洲现代种族主义时间起点、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和主要范式的思考，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提供点滴参考。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产生，既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欧洲基督教传统陋习和早期“种族”意识的历史延伸；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理论是由种族主义意识包装成的“科学理论”，其诞生意味着群体差异制度化的开始，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当法律上的“种族歧视”被废止后，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始终未能消失殆尽，新冠肺炎疫情下“种族歧视”沉痾复发，欧盟能否克服或抑制种族主义沉痾的侵扰，尚需拭目以待。

**关键词：**种族 现代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欧洲

“种族”问题研究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难以规避的内容。种族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存在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要客观认识和理解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本质、表现形式等，就必须考察和了解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脉络。有人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现实考量，有人将后者看作前者的基本前提。遗憾的是，在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对此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人们通常从不同的种族主义概念出发阐释各自的观点，在其生成时间等问题上便产生了争议。比如，有观点认为，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之一，种族主义

---

刘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的生成时间可上溯至千年以前。有人强调,种族主义出现于14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有人则坚持,种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是欧洲启蒙科学、西方工业化和民族主义进入发展时代的产物。

一般说来,种族主义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具体的个案,探讨由主体族裔主宰的社会中存在着的种族歧视现象,而非广义的种族主义问题。国外有关现代种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关注较多的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问题。根据殖民方式或反犹排犹形式,试图对欧洲种族主义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研究计划,在执行中已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从事殖民主义研究的学者与从事反犹主义研究的学者,由于学术传统等多种原因,往往会忽视其学术领地之间的联系,认为殖民主义与反犹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两类问题。同时,西方一些历史学家从广义上对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进行了诸多描述,他们的认识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sup>1</sup> 尽管以往人们围绕种族主义展开的讨论,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不足或缺陷,但是很多都从不同维度上为本文的思考提供了依据。

本文所要讨论的现代种族主义,是指从某种信念出发,无视人类生物和文化特性,将人类按照所谓“宿命论”<sup>2</sup>方式,进行分类的理念与实践。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对“种族歧视”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公约称“种族歧视”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sup>3</sup> 从1967年起,联合国以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每年的3月21日都要举行活动,纪念“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以唤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关切和重视。后冷战时期,西方的种族主义问题不时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中。

“现代种族主义”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受篇幅所限,我们难以顾及这个题目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本文的目的是将视角聚焦于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在有限的范围内为人们提供一个探讨相关问题的大致轮廓。所关注的是从19世纪至今,种族主义在欧洲社会中的发展进程,试图从中梳理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原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源于奴隶制和殖民征服的排斥黑人的种族主义,源于中世纪基督教对犹太人进行压制、隔离和大屠杀传统的反

---

1 参见 Tzvetan Todorov, *On Human Diversity: Nationalism, Racism and Exoticism in French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cob Katz, *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Shearer West, ed., *The Victorians and Race*,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6; Iris M. Zavala et al., eds., *Approach to Discourse: Poetics and Psychiatry*, Amsterdam: John Bejamins, 1987。

2 否认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可知性,否认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白种人天生优越,人类生来只能根据种族的高低听凭命运安排的理念。

3 参见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106\(XX\).shtml](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2106(XX).shtml), 2020年10月29日登录。

犹排犹主义，以及大众种族主义。重点关注欧洲社会的“种族化”问题，包括欧洲白人种族意识或观念的构建，以及相关法律、政治组织机制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建设和实施等。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虽然一些西方学者一再强调今天的欧洲已不存在种族问题，但是，无数事实表明，在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被取消后，欧洲现实社会中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对欧盟和欧盟各成员国而言，反对种族歧视的道路曲折而漫长，欧洲一体化道路也将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我们希望通过欧洲现代种族主义时间起点、理论基础、基本特征和主要范式的思考，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提供点滴参考。

### 一、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时间起点

无疑，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其他方面的因素都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和“资产阶级欧洲”的建设并非呈现为均衡的发展状态。比如，当英国和法国的部分地区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时，东南欧等一些地区还保持着相当多的农业社会的残余。这种地区性差异正是现代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但是在1870—1900年，即使在相对落后的欧洲地区也受到由现代化引发的这种影响。比如，19、20世纪之交出现在乌克兰和黑海沿岸的“反犹”浪潮，虽然从中还可看到传统宗教观念作祟的痕迹，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敖德萨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引发的矛盾所致。

1870年后，欧洲既有的社会秩序开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坍塌冲击，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各种变化，如可横跨大陆的蒸汽动力机车的出现，工厂和矿城的发展，农业人口向中心城市的大量涌入，等等。大型的中心城市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1850—1900年，伦敦人口从230万人增至640万人，巴黎人口由130万人增至330万人，柏林人口从44.6万人增至240万人；汉堡人口由19.3万人增至89.5万人。<sup>1</sup>这一时期虽然是资产阶级赢得空前胜利、拥有空前力量和财富的时期，然而也是非安全类社会问题的超常速聚积期，由资本主义破坏性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开始纷纷投身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运动，资产阶级因此感到了来自社会下层的威胁。同时，他们在先前资本竞争中建立起的自信心，受到1873年的“证券交易事件”，强烈反犹理念和实践所激发出的反作用，以及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的沉重打击。经济的飞速发展意味着，传统的土地所有者/土地贵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等众多社会集团，都不得不面对古老农业社会和小城镇的衰落。一些集团和组织的成员在受到由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转而在一种保守或反动的方式去求得生活的稳定和内心的安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商业冒险和投机活动，是

<sup>1</sup> Anna Davin, "Imperialism and Motherhood," *History Workshop*, Vol.5, 1978, pp. 9-65.

“依附于欧洲人诚实劳动的寄生虫”，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颠覆现有制度的有效途径。事实证明：这些人比较容易接受种族主义言行，特别是将犹太人视为“内部”敌人和“攻击对象”的反犹太主义的理念与实践。1870年被视为探讨欧洲现代种族主义问题的重要时间节点。从187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种族主义观念在欧洲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之所以将1870年作为进行相关研究的时间起点，是因为欧洲“种族问题”在1870年以后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此后出现的“新范例”在种族主义舞台上至今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主要表现如下。

欧洲“种族问题”在1870年以后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此后出现的“新范例”在种族主义舞台上至今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膨胀。1870年以后，伴随着侵略性民族主义巨浪的到来，欧洲“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迅速膨胀起来。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1880—1912年，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瓜分非洲大陆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西、葡、比、英、法、德、意、丹等西欧强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宣传的影响。列强在“黑非洲”<sup>1</sup>的激烈竞争，使黑人“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欧洲大众媒体和种族主义者所关注的对象。侵略性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成为“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行径的迅速膨胀的助推器，激励人们为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懈奋斗。因此，列强在海外竞斗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殖民范围也得以不断扩大。法国一家报纸曾报道了当时欧洲人的心态：1871年普鲁士动荡给欧洲带来的危机，“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得补偿”。<sup>2</sup>

1870年以后，列强在南非、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所开展的殖民实践表明，欧洲种族主义已从较宽容的表现形式，发展为具有强烈压迫性的统治形式。在“新帝国主义”时代（1875—1914年）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在非洲开展了令人发指的种族实践活动，即一系列包括种族隔离、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战争等有组织的、合法化的野蛮行径。比如，比利时在刚果犯下的暴行，德国在西南非洲建立的灭绝人性的集中营，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发动的种族灭绝战役。列强在海外殖民地开展的种族主义实践活动，对“文明”的宗主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欧洲人原有的“种族优越意识”为针对非洲殖民地的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所取代，种族主义者大肆推崇的种族主义理论和实践随之获得了巨大的应用空间，列强的殖民地实际充当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的“演练场”。<sup>3</sup>

其二，1870年以后，欧洲种族学有关种族界限的理论观实际释放的影响，已

1 编者注：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2 William B. Cohen, *The French Encounter with Africans: White Response to Blacks, 1530-18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75.

3 Katarzyna Wolczuk, “History, Europe and the ‘National Idea’: The ‘Official’ Narrativ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Ukraine,”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8, No. 4, 2000, pp. 671-694.

远远超出学术意义，给欧洲社会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18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有关种族的科学分类法。当时，所谓“种族”几乎被视为剖析人类历史、分析社会现实、展望人类未来等程式化的重要理念。源自种族之间为争夺生存权而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伴随着种族退化、种族纯洁、军事冲突和帝国征服等理论而被接踵付诸实施，欧洲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因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其三，1870年以后萌生的欧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时以种族主义方式表达出来。将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分别进行表述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而言，一方面，它的建构是从政治、法律和机构层面，对生活在某一领土范围内的人口加以控制的过程；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认同通过主权国家疆界得以表现，相关疆界将“我们”与“他们”（属于异族集团的人或外来的潜在敌人）区分开来，用以限制和反对那些与“我们”有着本质不同的“他们”。近代出现的欧洲民族国家从自身需要出发，在其公民中不断打造可产生凝聚力的意识和共享的认同，通过开展有关共同宗教、语言传统、历史等文化方面的公民宣传教育，在构建“国家民族”（“国族”）认同的同时，使得民族主义基础得以不断加强。

其四，1870年以后，“非宽容的种族主义”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陆滋生蔓延。在以白人为主体的欧洲社会中，黑人与犹太人受到的歧视、迫害随之进一步加剧。1908年，英国殖民机构的官员在谈到“解放黑人的理想”屡遭打击时，指出：“虽然民主、科学和教育水准的上升势头并未减弱，但是世人对于有色人种的反感却在日益加重。”<sup>1</sup> 让众多学者始料不及的是，与人们期待已久的现代化和“进步”时代同时到来的，还有来势凶猛的种族主义言行。一时之间，人们因此发出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是否可以相信现代化社会本身，相信因为科学意识的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事实上，不可思议的反犹主义可能引发的对人类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sup>2</sup>

其五，1870年以后，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起来，并最终在欧洲社会获得了法律支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欧洲社会族际矛盾冲突的逐渐深化、军备扩张和安全危机的不断加剧，“种族化”民族主义现象开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以种族主义为建构基础，通过打造排他性种族群体彰显诉求的社会思想的现实体现。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表述的是一种“自然性”的群体认同，再现了对于某种生物特征的群体继承；而民族是大写的家庭，核心是一种“亲属性”群体认同。血统是种族思想意识的源头和纲要，并通过血缘关系传承，其本

1 Douglas A. Lorimer, "Race, Science and Culture: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1850-1814," in Shearer West, *The Victorians and Race*,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6, p.18.

2 Paul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5.

质包含着生物遗传和群体意识两方面因素。<sup>1</sup> 欧洲民族主义者虽然坚持采取捍卫民族国家疆界、国族认同和国家通用语言等方式, 倾力追求颇具种族性的“一族一国”“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等理念, 但是此举未能为其营造出可以对抗“他们”的“铜墙铁壁”, 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某种语言, 可以为了改变生活而移居他乡。而种族主义者强调的是“绝对的封闭原则”, 使得“他们”因涂抹不掉的种族烙印, 而永远不能跨越具有种族象征意义的“铜墙铁壁”。

进入20世纪后, 欧洲社会中又出现了反犹排犹的种种征兆。政治上的反犹排犹主义在德国、奥地利和中东欧国家扩散开来。在“犹太解放运动”中业已取得的成果受到了践踏, 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理性、科学和进步为基础的启蒙传统, 以及建立在平等和广泛人权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亦受到重创。

## 二、欧洲现代种族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从18世纪中叶开始, 在“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观的逐步发展的基础上, “排他性”种族主义、“大众性”文化种族主义, 以及有组织国家种族主义接踵而至。欧洲现代种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 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内容:

### (一) “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观的萌生

起源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种族学”, 是旨在根据人类的皮肤颜色等生物特征的差异, 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生物子群加以研究的学科。但是, 在18世纪中期前, “种族学”并没有被明确地界定出来。

1750—1850年是“种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林奈(Linnaeus)、布冯(Buffon)和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等“种族学”的创立者们, 提出的有关将人类划为动物世界组成部分的“人类起源理论”, 打破了人类起源于神灵的经院学说。<sup>2</sup> 同时, 他们还通过运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创立了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种族群体的分类系统, 人类的类属随之被划分为四个种族: 白种人(欧洲人)、黄种人(亚洲人)、黑种人(非洲人)和红种人(美洲人)。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叶, 问世于欧洲社会的“人类起源理论”, 被视为是具有启蒙传统的“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观形成的重要标志。与《圣经》有关传说和人类皆兄弟的启蒙思想相一致的是, 该理论认为人类各种族源于同一人群。在此基础上, 该理论还提出: 人类起源于同一白种人群体, 因各地气候条件、饮食习惯、天灾人祸和生活模式等方面的差异, 最终经“退化”演变形成不同的种

1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1991, p.100.

2 Thomas Bendyshe,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Memoirs Read Before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 London: Trubner and Co., 1865, pp. 421-423.

族群体；同时，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都存在亲属关系，其差异仅体现为种族等级的不同。<sup>1</sup> 作为“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此观点在19世纪欧洲社会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 （二）“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观的发展

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思想家都在强调人类共有的特性和天赋的平等权。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使人文主义价值观得到广泛的认同。人们普遍认识到，出自不同阶级、宗教、肤色和民族的人们，均属于同一种物种存在，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1794—1865年，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得以废除。1789—1871年，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犹太人先后获得解放。上述观念随之得以进一步传播。同时，一些从事种族差异问题研究的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人类种族群体的进步均得益于白人所创造的基督教文明和文化。

至此，“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黑人之前通常被视为最劣等种族，但此时黑人被给予了一种“较好的归属”。布鲁门巴赫就曾经提出，黑人“几乎可与其他人种放在一起考虑，不必单列为劣等种族”；他们与其他种族的人一样“心肠温柔”，“这种情感存在已久，即使在灭绝人性的贩奴旅程或西印度群岛白人暴行肆虐的种植园中，也未曾麻木或泯灭过”。<sup>2</sup> 废奴主义者在这一时期，也提出了经典的口号，“即使黑人现在看似低等，也与其种族特性无关”，认为黑人看似低等的表现正是奴隶制酿成的恶果，否则非洲人可与欧洲人一样完美。<sup>3</sup>

## （三）“排他性”种族主义观的出现

从1850年开始，欧洲社会的相关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非宽容性”种族主义的出现，不同种族之间被人为地设置了“固若金汤”的疆界，其生物差异随之被进一步强化。“排他性”种族主义的核心理念：人类在肤色、发质、身高和面部特征等方面存在的生物差异，可最直观地体现人类的素质；它们既是进行人类种族分类的标准，也是评测人类思想品德和文化水平优劣、高低的基本度量衡。

19世纪中叶，“排他性”种族主义观开始在欧洲出现。1850年，英国解剖学家诺克斯（Knox）发表了《人类的种族》一书，该书被视为“排他性”种族主义观的集中体现，认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生物差异，任何形式的混血都

---

1 Thomas Bendyshe, ed., *The Anthropological Treatises of Friedrich Blumenbach*, London: Longman, Green, 1865, p.264.

2 Ibid.

3 Ibid.

不可能、不应该发生,强调力量强大的高等种族有义务消灭力量弱小的低等种族。塔斯马尼亚人的经历<sup>1</sup>“看似残酷无情”,实属自然法则发生作用的结果。<sup>2</sup>

诺克斯有关种族特性的阐述表明,其理论已截然不同于亚当为人类之父的基督教传说启蒙时代提出的人类源于无性生殖的学说,以及人类“大一统”观念。尽管达尔文理论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种群进化的事实,但在1850—1945年,在欧洲种族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突出人类异质性的“斯特潘(Stepan)学说”,强调“种族品质”和种族等级的固定,以及实行种族隔离、种族排斥统治的合理性。

诺克斯种族理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种族主义雏形的形成。随着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危机的逐步加深,以及欧洲社会针对少数族裔群体非宽容的、“白人至上”意识的日渐滋长。19世纪中期以后,“种族学”遂成为揭示各种社会现象,认识阶级、民族等社会问题的一种主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

### 三、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基本特征

1850年后,随着“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出现,现代种族主义开始将视点转向欧洲内部的不同种族。认为种族等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斗争,是推动欧洲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sup>3</sup> 1750—1849年,“宽容性”人文主义种族观在欧洲种族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欧洲人被视为同根同源的种族。但是,现代种族主义则坚持认为,应将撒克逊人、凯尔特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欧洲人划分为不同的种族群体,强调这些族体之间的差异如同红种印第安人、霍屯督人和其他“未开化人群”之间的差别。体质人类学理论观点的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两种种族主义表现形式的诞生:一是针对黑人等欧洲社会以外“其他人”的殖民种族主义;二是针对犹太人等生活在欧洲的“外国人”的“偏痴性”种族主义。

总的说来,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当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关键,“种族优劣论”决定一切。诺克斯称之为,“种族为文明所依”“种族即所有”。<sup>4</sup> 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 (一) 广泛传播具有伪科学成分的“种族学思想”

欧洲现代“种族学”的理论依据和分类标准的科学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由种族主义意识包装成的“科学理论”。从历史上看,像

---

1 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是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1803年,英国殖民者侵入该地,土著人口约6000名。19世纪20年代,塔斯马尼亚人在英国殖民者发动的围剿中屡遭屠杀。1835年,仅剩的200多人均被囚禁。1876年,最后一名塔斯马尼亚人离世。

2 Robert Knox, *The Race of Men: A Fragment*, Miami: Mnemosy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191.

3 Ibid., p.25.

4 Ibid., p.7; p.10.

达尔文那样在发现种族的生物真理后,再将科学的真理传播于世的案例并不多。

“种族学”的缔造者大都是“坐在书斋中凭空想象的人类学者”。其理论观点基本得自在欧洲图书馆中唾手可得的“旅行记录”,而非他们本人或学者对非洲人等有色人种生产生活的直接观察或记录。而这类材料大都为主观臆想类言辞,通常是某种种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比如,布鲁门巴赫从未到除瑞士、荷兰、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地方旅行过,其完成人类种族分类的主要依据,是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245个头盖骨。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当时所谓的“世界一流的种族学者”在进行种族分类时所使用的“度量衡”,不外乎皮肤颜色、眼睛颜色、发质类型、头盖骨形状等人体特征。比如,布鲁门巴赫对“埃塞俄比亚人”所做的描述:“前额多结、凹凸不平,白齿骨外突,眼突异常,骨阔颌宽,牙槽边缘狭窄……”<sup>1</sup>当这种主观的、推测性语言成为“种族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时,其模糊的含义难以不使人产生错觉。

同时,当时的“种族学者们”将美学、道德、文化特征等方面的词汇,运用于描述人种类型。他们认为,决定种族类型的关键因素不是体质“标志”,而是

这种具有相当伪科学成分的“种族学”思想理论的生成和传播,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白人殖民者对异族人表现出的种种歧视和成见,提供了“科学依据”。

被描述对象所具备的品质。比如林耐对非洲妇女的描述:无羞耻心、狡猾、懒惰、粗心大意、反复无常。1899年,著名种族学家凯恩(A. H. Keane)对欧洲中世纪生理学概念“种族质”的描述也可说明问题。凯恩认为,苏丹黑人的“质”:淫荡、懒惰、浪费、不定性、易动情、冷酷和没有自信心;蒙古人种的“质”:没有积极性、耐力非凡、狡猾而非聪明。<sup>2</sup>事实上,这种具有相当伪科学成分的“种族学”思想理论的生成和传播,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白人殖民者对异族人表现出的种种歧视和成见,提供了“科学依据”。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以这种“学说”的广泛传播和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前提的。

19—20世纪,矛头直指黑人的种族主义诽谤言行,充斥于欧洲社会公开发行的报纸、小说、旅行记录、广告、百科全书等出版物和杂耍等大众娱乐表演中。黑人常常被描写成具有淫荡、懒惰、弱智和偷盗等“卑劣”特性的人。这一时期的“种族学者”的工作重心,并非进一步论证黑人的“劣等性”,而是着力反映将黑人归类于“劣等种族”的社会意义。

1 Thomas Bendyshe, ed., *The Anthropological Treatises of Friedrich Blumenbach*, p.266.

2 Douglas A. Lorimer, “Theoretical Racism in Late-Victorian Anthropology: 1870-1900,” *Victorian Studies*, Vol. 31, No. 3, 1988, p.426.

## (二) 以“生物差异断言”替代“懒惰土著人神话”

“懒惰土著人神话”源自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经历，是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人从自身利益和种族成见出发，对非洲人的人种特性做出了主观臆断：自然环境决定了非洲土著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懒惰等生物劣根性。其依据：非洲人因天气炎热而懒于劳动，从未创造任何文明，支配黑人劳动是白人的天赋使命，以及没有欧洲人的指导黑人永远不会从野蛮人转变为文明人等。可见，构建“神话”的欧洲白人根本没有顾及的事实是，非洲种植园黑奴劳动所创造的无以计数的财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

1870年代以后，欧洲种族主义的基本理论由“懒惰土著人神话”转变为一种建立在宿命论基础之上的、有关种族生物差异的断言。认为，根据自然法则，撒克逊人的最高种族地位，以及黑人因缺乏“可将其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基本品质”而被归属的劣等种族地位，均为不可改变的现实。强调，不论气候、地理环境等外部条件发生怎样的变化，每一个种族始终都保持绝对不变的状态。该断言并非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是欧洲社会内部社会矛盾发生转变的反映。但是，这并非表明“种族学说”仅为欧洲社会的一种附属物，并未产生过什么影响。事实上，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非科学观念，它的确产生了某种危害欧洲社会甚至世界各地的力量。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化时代，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使“学术”承载了难以估量的合法力量。这便是欧洲殖民者所投身的“种族主义实践”，需要用“学术的”而非宗教的概念加以系统阐释的重要原因。

## 四、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主要范式

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体现为根植于某种特定历史关系中的一系列观念和实践，以及不断更新的政治或文化等表达方式。种族主义的根基被深深地夯入欧洲社会结构中，并随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人们为什么至今仍然未能给予“种族主义”客观界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种族主义表现相同，欧洲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关注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三种范式。

### (一) 反犹太主义

“犹太人是欧洲人的典型‘内敌’”的观念，在欧洲至今尚未匿迹。根据19世纪中期盛行的种族分类方法，犹太人被划归为“与众不同的生物种族”。犹太人在获得“解放”后，通常被视作宗教和文化群体，以及可被整合或同化为欧洲各国主体民族的组成部分。从1850年开始，欧洲社会的相关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非宽容种族主义”有所发展，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生物差异被进一步构建

起来。1860年以后,犹太人逐步被定义为欧洲民族国家中拥有“国中之国”的“外国人”,以及永远有别于欧洲人的种族群体。

在基督教传统理念视域下,虽然犹太人被定义为“杀死上帝的人”,与被他人抛弃的“活物”同类,但是犹太人皈依的可能性毕竟还得以保留。“非宽容的种族主义”理论则表明,犹太人的种族命运会一直遗传下去。《犹太人与德国人》一书将之定义为“反犹太主义”,认为族内通婚等犹太人的封闭特性,决定其必然成为欧洲社会所无法同化的少数民族群体。数千年以来的与世隔绝和近亲联姻等生活方式,使其思想方式等种族特性得以不断强化。“全体犹太人”(Judaism)一词,不仅可以表示犹太教、犹太教徒,而且可以表示犹太人的种族特性。<sup>1</sup>反犹太主义者指出,反犹太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提醒人们,“当种族和‘血液’成为问题并出现差异时,宗教歧视无疑会从中生成”。<sup>2</sup>

## (二)殖民种族主义

殖民种族主义是指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学界对于“黑人”种族类型划分方法的认识不尽相同。欧洲社会当时通常所说的“黑人”,主要指非洲裔族群,特别是那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美洲前奴隶制经济社会的非洲裔群体。作为种族研究的核心对象,“尼格罗类型”黑人,一直是现代欧洲社会的歧视对象和欧洲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个群体内部的成员在欧洲社会中处于同样的阶层、拥有同种的地位,都是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对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黑人”概念在现代欧洲社会被给予了比较丰富的内涵。通常指生物和文化等级低下的人群,包括“尼格罗人”,以及吉卜赛人、爱尔兰人和车臣人等欧洲社会的少数民族。该种族识别方法显然是为殖民种族主义势力服务的,背离了依据文化标识物识别“黑人”类型的科学研究方法。

1870年以前,在欧洲资产阶级组织开展的政治斗争中,黑奴和犹太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放。同时,民众开始接受欧洲人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种族差异的观念,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绝对疆界的意识,随之被当作科学理论建构起来。其间,以宗教观念阐释世界的理论为唯物主义理论所取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种族类型的研究和相关法律的制定,殖民种族主义随之传播开来。

欧洲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殖民种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基本上是彼此分立的。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行径,主要集中在出现在西欧列强的殖民帝国内。欧洲社会正是在开展海外殖民活动中,与黑人发生了频繁的“交往”。而反犹太主义的核心区是在中东欧,那里是犹太人的聚居区和犹太文化的的心脏地带,那里的犹太人将

---

1 Jacob Katz, *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13.

2 Peter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9.

“黑人”视为“野兽”<sup>1</sup>。事实上，认为种族主义的剧烈程度取决于主体民族与相关少数民族接触程度高低的观点，基本上是没有根据的。各种种族主义行径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国家或民族条件密切相关。19世纪晚期，虽然英国和法国的犹太人分别占其人口的0.5%和0.2%，但是它们仍然成为反犹排犹运动中心；尽管中东欧社会文化中的殖民传统或弱或无，但是却处处弥漫着反黑人的种族主义气息。

### (三) 大众种族主义

19世纪60年代以后，“反黑”和“反犹”两股种族主义势力在欧洲同时兴起。在维护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的等级差异的同时，又维护世界“中性”性质的种族主义思想，被部分学者视为欧洲现代性的标识符。<sup>2</sup>但是，这种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有关种族的阐述，在19世纪最后几年开始呈现出重要的功能：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有关种族的理念体现为民族主义的意识表达。

一般说来，在现代欧洲社会要将“种族学”理论观点同种族主义宣传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它们往往都表现为一种具有“共同意识”的大众种族主义。事实上，后者的影响范围和力度常常超过前者。很少有学者将“食人族”“黑鬼”“黑人智力有限”等在公共场所经常可以耳闻目睹的陈词滥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加以阐述，但它们却充斥在大众通俗文化中。大众种族主义影响力的提升，对欧洲国家少数民族造成的危害性远远超过“种族学家”在研究著述中所做的复杂的论证。21世纪初，欧盟机构颁布的一份《欧盟成员国种族主义和仇外现象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大多数国家的种族主义犯罪都出现了增长。波兰和斯洛伐克两国的增长幅度超过50%，德国的种族犯罪在一年内高达8000多件。欧盟机构负责就业、社会事务的一位官员表示：“在欧洲范围内，人们每天都要面临因为肤色而带来的就业、就学、住房和卫生保健方面的歧视。”<sup>3</sup>

## 五、结语

“种族”是否具有本体？如何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种群”？迄今为止，学界仍然未能达成共识。事实上，种族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人们对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状态下，对彼此各异的族类集团所做的一种“类别”界定。通过以生物或遗传方法为基础的“学术体系”诠释“种族等级”高低的言行已为法律所不容。当

1 George L. Mosse, *Towards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8, pp.56-70.

2 Avtar Brah, "Time, Place, and Others: Discourse of Race, Nation, and Ethnicity," *Sociology*, Vol.28, No.3, 1994, p. 805.

3 参见《种族主义幽灵重返欧洲(2)》，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28日，<http://www.chinanews.com/gj/kong/news/2007/09-28/1038555.shtml>，2020年10月29日登录。

代欧洲社会长期倾向于将世界人口划分为黑种人、白种人、亚裔人和其他种类人四大生物种群做法，实际上是将人类刻意地划分成高低不同性质的种群，人为地将人类置于等级制度之下。

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产生，既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直接产物，也是欧洲基督教传统和早期“种族”意识的历史延伸。它以1870年为起点这一事实的背后，的确隐藏着若干契机：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发展，保守主义、“反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出现，文化悲观主义情绪的滋生，非安全领域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出现，“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行径的迅速膨胀，“种族”成为群众运动的“动员令”，初等学校教育的广泛普及，大众传媒业的显著进步与交通工具的日渐便捷等。

种族主义思想意识与公众行为的互相渗透程度问题，在欧洲种族主义发展史和种族主义社会学中，至今仍然是一个核心的、未完全解决的问题。通常说来，政府行为对发动或遏制种族主义运动或潮流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旦大众种族主义运动或潮流发展为既成事实，它很可能会拥有自己的意志和“掌控相关局势的能力”。左右国家种族主义和大众种族主义发展的关键动力，来自资产阶级，或受过教育的工薪阶层，包括职位较低的公务员、贸易联合体经理人等。政府领导人和政客们在采取种族主义行动时，经常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迫于大众压力，但从他们阐发的言论和制定的政策来看，在面对他们声称的不得不应对和做出让步的种族主义时，他们的态度几乎一直是主动的。比如，2000年，欧洲各国政府曾表现出一种非常消极的认识：将到收容所寻求庇护的人员看作“假难民”，是对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威胁，对国家福利资源的消耗，以及疾病和犯罪的源泉。随之而来的是，地区或地方层面的大众种族主义得以推进和合法化，这便是政客们后来声称原则上要加以反对的种族主义浪潮。

偏见或臆断一旦被包裹上“科学”的外衣，往往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化时代，欧洲社会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使“学术”承载了难以估量的声威。事实上，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理论不过是由种族主义意识包装成的“科学理论”。19世纪晚期欧洲现代种族主义的诞生，意味着群体差异制度化的出现，启蒙时代强调血统意义的种族主义概念已经被抛弃。欧洲现代种族主义自问世起，就未阐述过“种族学”的内容，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将有关“种族生物差异”的思想观念在欧洲社会传播开来，并使之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赖以生成的重要依据。

两次世界大战均在欧洲爆发，现代种族主义难逃其责。当法律上的“种族歧视”被废止后，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始终未能消失。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形形色色的相关沉疴开始在世界多地接踵复发。同时，随着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断交织在一起，其话语表达开始吸引“普通民众”的认同。“民众利益”在一些政府决策中往往成为“国家利

益”“民族利益”的代名词。在民粹主义精英的鼓噪下，“国家利益至上”“本国国民利益至上”等诉求遂通过民主程序获得了“合理”表达。新冠肺炎疫情下，“种族歧视”沉疴的复发，其症结在于全球化时代的相关国家不断践行与坚守民粹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实践。今天，欧盟能否克服或抑制种族主义这一欧洲社会沉疴的侵扰，尚需拭目以待。